

失落的尊严

—— 惩 腐 备 忘 录

黄苇町 著

两天一个省部级高官被查，一天九个司局长落马

从59岁现象到56岁现象



只有腐败能令我们亡党亡国

居高不下的腐败黑数

举 报 —— 人 民 群 众 的 惩 腐 之 剑

失落的尊严

—— 惩 腐 备 忘 录

黄苇町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98 · 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黄苇町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1

ISBN 7-5063-1556-4

I. 失… II. 黄…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3088号

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

作者：黄苇町

责任编辑：那 耘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420千

印张：15.75

插页：2

印数：001-10000

版次：1998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1556-4/I·1544

定价：19.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黄苇町，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中国经济学家。1975年毕业于长春光机学院。1982年调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做编辑工作，撰写思想评论。1985年任红旗杂志社事业部主任，红旗出版社处长，1995年任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高级经济师、兼职教授。

作者著述颇丰，较有影响的著作有：

《当代中国的消费之谜》（与李凡合著），1990年出版，1991年再版。1992年获选为全国十佳经济读物之一。

《中国的隐形经济》，1992年出版，1996年修订再版。该书出版后受到中央有关部门重视和国内外媒体的广泛评介，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世上有真情——黄松龄与杨淑贞》，1995年出版，1996年再版。已被改编为20集电视连续剧本。

目 录

引言：一段祖孙间的对话	(1)
-------------------	-------

第一章 本世纪末：反腐败形势严峻	(8)
------------------------	-------

1997，荧屏内外的“反腐旋风”
两天一个省部级高官被查，一天九个司局长落马
“跨世纪”干部与“世纪末”心态
从 59 岁现象到 56 岁现象
“行情”上涨与贪欲升级
密集轰击的重磅“糖弹”
一挖一窝，一扯一串
居高不下的腐败黑数

第二章 注意“事故高发区”	(54)
---------------------	--------

“三丰”事件已在我国重演
亿万富翁的发家秘诀
“哪怕你天大的呈子，只怕我地大的银子”
从一个“败家子”的故事谈起
农村——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

第三章 什么是最大的腐败	(107)	1
--------------------	-------	---

吹、拍、塞——升官“三字诀”

“伯乐相马”的得失
 关系网的建立——党同和伐异
 贪官的克隆术
 “梯级”索受贿与连环套
 不拘一格用人才——“前科”是宝
 “武大郎哲学”之忧

第四章 腐败的隐形经济 (146)

名实分离，统计错位
 借鸡下蛋与借船出海
 以大带小、以公带私、以明带暗
 “出租”资产的剥离
 “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
 不终结侵占行为——可进可退的账外收入
 硕鼠的易容术——洗钱
 资本出逃与海外腐败
 “公私合营”——权钱交易的两极
 精巧包装的行贿受贿
 “灰色现象”透视
 成也发票，败也发票
 除了“假的”是真的，其他都可能是假的

第五章 反贪观人术 (227)

调门高者未必廉洁——看王宝森的“反腐宣言”
 让所有人都沾湿手
 向内“挖潜”——“兔子”专吃“窝边草”

挤去水分等于零——为“大智若愚”者画像
为谋私开辟道路的“改革”
卖牌子——为谁无本生利？
福利后面的“猫腻”
举动异常，每为不祥之兆
水浑下必有鱼——财务混乱的背后
注意粉色消费
“一家两制”与跨国家庭
包赚不赔的奥秘

第六章 并非杞人之忧 (281)

谁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祸首？
“润滑剂”还是“腐蚀剂”？
对外开放的拦路虎
富者益富，贫者益贫
投入不足与畸形繁荣
小心“三症并发”
只有腐败能令我们亡党亡国

第七章 中国向腐败宣战 (330)

高屋建瓴 雷霆万钧
举报——人民群众的惩腐之剑
是是非非匿名信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第八章 失落的尊严 (357)

一朝做贼，十年心虚
主仆和尊卑的易位
什么叫“不可自拔”？
乐莫大于无忧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漏网者终难逃法网
不要相信“铁哥们”
对领导干部来说，发财是“非分之想”
良知与贪欲
不要忘记你是共产党人

第九章 我们拥有明天 (409)

反腐败的关键在哪里？
“舐犊情深”者的回报
妻贤夫祸少
莫等病入膏肓
厨子和猫
海瑞之死的思考
“受贿者坐牢，行贿者逍遥”？
民主的观点，就是群众观点
个人收入对政府没有隐私权
激浊扬清——让神州山常青、水常绿

后记：心雨纷纷祭小平 (492)

引言：一段祖孙间的对话

“爷爷，我还有点不明白，毛主席说每个人的思想都打着阶级的烙印，你家是大地主，钱那么多，还有做官的，没有谁剥削你压迫你，怎么会想到参加革命呢？”

“先告诉我，怎么想起问这个。”

“……大字报说你是投机参加革命，混进党里找出路的……”

“孩子，你以为那时入党和现在一样吗？我大学毕业时，你高祖父花了一大笔钱给我在北洋政府里弄了个官职，当时升官发财就是公认的个人出路。可是，国家民族没有出路，劳苦大众没有出路。袁世凯要做皇帝出卖国家主权，曹锟为当总统搞贿选。下面更是贪官遍地，社会腐败到极点，民众困苦到极点。下雪天，说不定哪儿就倒着冻死饿死的穷人，一场水旱蝗灾过后，不知多少人卖儿卖女。那时，当官发的是国难财，挣的是肮脏钱。正是这一切的强烈刺激，使我拒绝了家里的安排，走了另一条路。”

“那你爷爷就不生气吗？”

“怎么不生气，他是惜钱如命的人。买官花了好几千块大洋，那时在乡下可是上百亩好田。你高祖父气得大病一场，在宗祠说不再认我这个忤逆不孝的孙子。”

“爷爷，像你这样的多吗？”

“多得很。在我前后参加党的，十之八九都出身不好。不是家里有几个钱，哪有机会外出读书，又怎能接触马列主义呢？当时哪有谁是为个人出路入党，更别说为升官发财了。那时当共产党，没有官做，没有钱用，只有被砍头的危险。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后搞白色恐怖，就不知杀了我们多少人。当初和我一道参加北伐的，没有几人见到全国解放。大革命失败后我在江西坐牢，监狱支部的政

治犯有名有姓的几十人，活到今天的就我一个。大多数都是在第一次围剿苏区失败后，为了报复，被鲁涤平用电刑处死，装在麻袋里投进了赣江……”

“爷爷，你自传里的好几个证明人，都在大革命失败后脱了党，如今全是有名的民主人士。现在他们有中央保护，不让红卫兵斗。可你们这些一直没离开过党的，倒都成了走资派挨批挨整。你心里就没有一点不平，没有一点后悔吗？”

“孩子，这是傻话。我和你奶奶，当初就没想过自己要怎么样。特别你奶奶，跟我在白区受的罪，我都数不清。她亲手交给组织上的银元，不知有多少，可自己穷得无钱救孩子的命。你父亲兄弟姊妹8个，死掉了6个，奶奶的眼睛都哭坏了。可我们对自己走的路，从来没后悔过。今天这点波折，和我们经历过的比，实在不算什么。”

“爷爷，你看我像你们吗？”

“不是我泼冷水，你从小太享受，优越感还很强。有句古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对群众生活是什么样子都不了解，却自以为比谁都革命，可我担心有一天你们会成为革命的对象。还有，你太喜欢‘当官’，两人里头当个组长也高兴得很。孩子，说实话，比起‘当官’，我更望你有一技之长，共产党的‘官’也是要为群众做事的，没有真本事怎么行？”

“爷爷，我要是以后‘当官’了呢？”

“要真当了，记住两条：一是做事别给党、也别给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丢脸，这个党有今天不容易，这是多少烈士用身家性命换来的。二是别忘了你们兄妹，都是吃老解放区人民的奶长大的，什么时候都别忘了群众，特别是生活最苦的群众。心里要有他们。这两条不丢，能保你一辈子不出大差错。”

这是28年前一个燥热的夏夜，在河南西华县县医院的一间单人病室里，20出头的我和70多岁的爷爷的一段对话。当时，这位

遭放逐的身患重病的老人，刚从中毒性大叶肺炎的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而我也仅仅是几天前才从自己插队的内蒙古突泉一路换乘了多次马车、汽车、火车，才赶到这个黄河故道上的小县城的。

至今，我对那些纯朴的乡民们仍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姑姑的加急电报晚间才到公社邮电所，公社驻地到我插队的屯子间是野狼出没的大草甸，中间还隔着因连日大雨而水位猛涨的交流河。在电话机摇不通的情况下，公社革命委员会领导虽然明知爷爷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但出自对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朴素情感，在这上纲上线的阶级斗争已达疯狂程度的年代里，竟毅然作出了一个可能给他们带来严重后果的、非同寻常的决定：通过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的有线广播网，送出爷爷病危催我速归的消息。因此，我是和方圆二百多里的全公社一万三千人口同时收听到这个消息的。天还未亮，汉族和蒙古族的大妈大婶，便送来了他们起大早为我蒸的热气腾腾的豆馅饽饽和煮熟的羊腿，队里送我的马车已经套好停在“青年点”门口。这顿早饭，我是在许多人的注视中吃完的，炕里炕边坐满了人。乡亲们说我道远不耐饥渴，一定要我把硕大的粗瓷碗中稠厚的黄米粥喝光。然而，我总也喝不完，泪水止不住泉涌般地往碗里流淌……

当我把这些告诉病床上的爷爷时，他在很长时间里沉默不语。我看到爷爷那似乎早已泪泉干涸的眼眶中闪过一丝泪光，有些湿润了。半晌，他才轻轻地说，回去一定不要忘记替他感谢公社、大队的领导，感谢那些纯朴善良的乡亲们。

经过数年磨难，爷爷的血肉已经损耗殆尽，病服罩在身上就像水桶晃荡着套在竹竿上。然而，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膛却给人无比坚硬的感觉，他的眼睛仍然那样自信、锐利如鹗。病榻前的日日夜夜，我们这相差半个世纪年龄的祖孙谈了很久很久，我记得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连续谈过这样长时间。爷爷对我谈了他和奶奶的一生，谈到活着和死去的许多人。现在想起来，老人显然已十分清楚，这可能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长谈了。爷爷的话是那样滔滔不

绝，好像担心会说不完似的。谈得累了，他只是闭目假寐一会儿。有两次我以为爷爷睡着了，轻轻地为他拉起毯子，准备悄悄离开时，他睁开眼，又接着谈了。听到他那思路清晰、吐字清楚的谈话，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个不久前还深度昏迷、人事不知的老人。而当时已23岁的我，与同龄人相比仍是那样幼稚，甚至傻得难以理喻。爷爷曾不只一次地望着我摇头：“这么大了怎么尽说孩子话。”而想起这段对话中那些冒着傻气的发问，使我今天仍不免脸红。

如今，爷爷和他们那一代初创时期的共产党人，绝大多数都已离我们而去了。迫害包括爷爷在内的成千上万忠诚的共产党员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林彪、“四人帮”一伙，也早已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中国的面貌更发生了令人惊诧的变化。“大跃进”、“持续跃进”，这本是50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出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口号，是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它们变成了现实。在相当一代人的时间里始终保持10%左右的高经济增长率，让世界五分之一的人迅速告别贫困，走向富裕和幸福，这是人类社会中真正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它与“文化大革命”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恰成鲜明对照）。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世人瞩目和尊重的强大国家。我想，爷爷奶奶和所有那些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共产党人，地下有知，也会“泪飞顿作倾盆雨”的。

如今，当初傻得可笑的我，也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但是，爷爷和我的那段对话，至今仍十分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它曾多次帮助了我，提醒了我，使我不致在躁动的社会情绪、汹涌的商潮和横流的物欲中迷失自我。“不能给我们这个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党丢脸，不能忘记在患难中帮助了我们的人民”，这两句话多么好啊！它如同我人生罗盘上的指北针，即使在星光暗淡的黑夜里也能指明方向。

今天，又提起这段对话，这些往事，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原

因，那就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的景象下面，出现了一股潜流、跳出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当初，正是对官吏贪赃纳贿、朋比为奸的黑暗现实的不满，许多爱国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而今天，这些官场黑幕在有的地方又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了。

当初，许多人视升官发财之途为敝屣，毅然背叛自己的有产阶级家庭，选择了为无产阶级解放牺牲奋斗的道路。可是今天，这些曾被老一代革命家抛弃的东西，又成了某些党员干部追逐的目标。

当初，曾被新生的人民政权所涤荡的旧社会的污泥浊水：那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一掷千金的声色场所，那些黑白合流、无恶不做的“村霸”、“路霸”等，90年代也在某些地方沉渣泛起……

这虽然是局部的、支流的现象，但在有些方面已表现出扩展之势，成为每个人耳闻目睹、不能不承认的社会现实。

这就是腐败，就是在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存在并蔓延着的腐败现象。它像一种瘟疫，正在侵袭着共和国的肌体，毒化着社会空气，损害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它不仅威胁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威胁着社会的稳定，而且威胁着千百万先烈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政权，威胁着世界上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

每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能坐视不管。

每个热爱党的人，也都不能把自己置身事外。

使我萌动写这本书念头的是北京市一位地方检察官的来信，他说，读了《中国的隐形经济》后，最感失望的是书中对腐败问题的论述“相比其他部分要空泛得多，而腐败恰恰是中国隐形经济中为害最大、最不容忽视的部分”。他说：“希望你能以在其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对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存亡安危的大问题、也是老百姓心里最气不公的问题，再写点什么……”以后收到的许多信中，也有与此不谋而合的意见。他们中有党务工作者、

有机关干部、也有大学师生。

我明白这些话的分量。与其说，他们是希望从书中获得答案，不如说，他们希望通过我的笔写出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忧虑和思考。他们所关注的，实际上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关注的问题。

28年过去了，也是一个远离城市噪音和浮动烟尘的夏日夜晚。在距我当年下乡处不远的呼伦湖畔，万籁俱寂，碧空如洗。我搁下手中的笔，来到窗边，在夹带着新鲜水气扑面而来的夜风中，闪烁的星光分外灿烂。我举首遥望，寻找着爷爷和奶奶的星座，我想，他们一定在并不很远的地方望着我。那一闪一闪的星光，也许就是他们在眨动的、明亮的、慈爱的眼睛……

“爷爷奶奶，你们知道我要做什么吗？能帮助我吗？”

“我们知道。我们会帮助你的。”冥冥中，仿佛在无际苍穹的深处，传来遥远而亲切的回声。

是的，他们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而这些泛起的历史沉渣，绝不是他们所追求的，也不是他们所能容忍的。他们会用在几十年历史风雨中形成的睿智和成熟，用他们那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帮助我解剖这一切，认识这一切的。

也许正是从这一天起，我感到“笔”端仿佛多了一股神奇的力量。每当搁“笔”回头看时，已完成的部分大多不满意，这是早料到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奇峰兀起、令自己也略微惊异的篇章和段落。这些在罪孽的燧石上撞击出的思想火花和像手术刀一样锐利的笔锋，明显不属于我的水平，并同本书的其他部分形成不小的反差，出现了不和谐。

我终于明白，在这里，自己不过是个执笔者，甚至只是个代笔者和代言人。

在后面“捉刀”的是我的先辈，是千百万真正共产党人的良知和他们用生命写就的历史，这是不容被嘲弄、被否定、被抹黑的历

史。

我明白了，我肩负的是历史的责任。

记得小时候，妈妈说过，我是4个孩子中最呆的一个，不论做什么事，用的一定是最费力、最愚蠢的方法。28年前，当我离开爷爷的病榻返回插队的科尔沁草原时，老人送了8个字：“瓦釜先走，大器晚成。”告诫我不要图虚名，只有凭自己坚忍不拔的努力，克服远比一般人多的弱点、惰性和惯性，比别人费更大的力，走更多的路，才能对国家、社会做点真正有益的事。

希望爷爷的话能“应”在这里。

第一章 本世纪末：反腐败形势严峻

两天 1 个省部级高官被查，1 天 9 个厅局长落马。从 1993 年到 1996 年 3 月，3 年时间，查处地厅级以上干部 1600 余人。仅 1997 年上半年，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便达 1673 人，省部级干部 78 人。由 59 岁现象到 56 岁现象，甚至到 40 多岁、30 多岁现象，干部犯罪的年龄呈下降趋势。与此相反，犯罪金额却直线上升。90 年代，倒卖的对象由商品转向土地批租、股票债券、信贷资源等经济要素，由于政府对生产要素的垄断程度极高，估价又过低，刚开启的要素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盈利机会。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又上了新的台阶。这一时期，是形成中国亿万富翁的高峰期，相应地也孽生出一批暗中发了千万元以上黑财的政府官员。

1997 荧屏内外的“反腐旋风”

1996 年末，北京某记者访问了 12 位普通人，想听听他们对新的一年有哪些希望。郊区一位 71 岁的老花农，在他的塑料大棚前对记者说：“我的希望就是少一些腐败、多一些清官。现在我不愁吃不愁喝的，就是瞅着这种事生气。”

老花农的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

1994 年，国家体改委对全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调查表明，有 86.7% 的人痛恨腐败，其中对腐败现象痛心疾首的占 52.4%。

另外一项对全国农村的调查表明，有 80% 的农民对腐败深恶痛绝。

同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抽样调查结果显示，89.32% 的青年认为社会的贪污腐化程度已经相当严重。在回答“您最厌恶的社会现象是什么”时，选择“贪污腐败”的高居第一，远超过选择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物价上涨、社会分配不公的百分比。

对全国万余名大学生的跟踪调查表明，自 1990~1996 年，大学生最厌恶的社会现象无一不是腐败。

如果说，上面的调查对象是普通城乡居民、学生、青年，那么，在我们的最高权力机关、参政议政机关，人们又如何看呢？

1997 年初，《工人日报》记者对参加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的 100 名代表、委员进行了问卷采访调查，对调查列出的当前政治、经济生活面临的重大问题，有 56 人填写了“反腐倡廉”，同样高居第一位，与对一般群众的调查惊人一致。

当一种社会现象成为全国 12 亿人长期关注的中心，成为社会舆论谴责的中心，其分量是不言自明的。

事实上，它已从文艺作品这个社会心态和舆论的晴雨表中强烈地反映出来。

大家都记得，80 年代初，有一批文艺作品曾经在社会上引起